



□张莹

一部以文化抗战为主题的电视剧《阵地》正在央视播出,该剧全景还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文化抗战历程,用文艺的力量,高扬爱国主义,展现出抗战文艺的壮丽画卷。

《阵地》从文化抗战这一视角塑造了活跃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形象。抗战全面爆发后,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下,李克农、夏衍等中共骨干南下桂林,建立八路军办事处,复刊《救亡日报》,广泛团结郭沫若、田汉、焦菊隐、巴金、徐悲鸿、丰子恺、柳亚子、陶行知、欧阳予倩等百余位文化、教育、艺术界精英,以新闻、文学、戏剧、音乐、美术等多种形式,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,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“精神文化长城”。

《阵地》的第一集就将观众带入“九一八”事变的民族危亡之际,周恩来同志在李克农与安娥陪同下,在上海秘密会见夏衍,并宣布要在上海创办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纸——《救亡日报》,任命刚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为社长,夏衍为总编辑,由两人共同扛起文化抗战旗帜,将报纸办成克敌制胜的舆论武器。在这份报纸上,不仅有宋庆龄、何香凝、柳亚子等名流的文章,而且有任素宁这样的进步青年学生的文章。随着剧情的展开,该剧不仅从历史人物拉开文



化抗战的序幕,而且从任素宁这个小角度切入,揭示侵略者的暴戾和残忍。

第三集,郭沫若带着一批爱国文化人来到桂林,和巴金、陶行知、夏衍相聚于这里,文化抗战运动在这里启幕。生死存亡时刻的小酒馆里,青年的朗诵是文化的力量,在铿锵的掌声中激发了人们抗战的热忱。

从艺术再现到历史再现,《阵地》的节奏和剧情丰富而不拖沓。文化抗战刚开始就遇到了难题,敌人的飞机天天轰炸,印刷厂被炸烂,连写文章的纸都难找。夏衍是个急性子,写文章行不通那就排戏剧,他带头把自己家房子改成了小剧场,演员不够

就拉着文化人上台,连扫地阿姨都分到几句台词;有回特务要查封报社,李克农连夜安排人来转移稿件,自己留在办公室和特务周旋,硬是把重要文章都保住了;最让人揪心的是1944年敌人打到桂林,文化人们面临是撤走还是留下的问题,郭沫若说“笔杆子不能丢”,带着大家把印刷厂搬到山洞里,油灯下继续写文章;夏衍把重要手稿缝在棉衣里,准备转移到重庆,路上遇到轰炸,他死死护住棉衣,说这里面是“文化的火种”;他们在山洞里还演了最后一场戏,外面炮声隆隆,台上演员喊“保卫家国”,台下观众举着油灯呼应。

剧中既有周恩来、李克农等共产党人运筹帷幄、胸怀大局的沉着智慧,也有郭沫若、夏衍等人以《救亡日报》为阵地开展惊心动魄的舆论斗争,生动展现了任素宁、韩大勇等青年一代在战火中的成长与觉醒。该剧尤其注重对历史现场和文化细节的还原,比如夏衍话剧《一年间》在全国公演振奋国人的盛况、欧阳予倩改革桂剧排演《梁红玉》、陶行知在七星岩洞中坚持办教育、张曙谱曲殉国、茅盾在桂林完成名作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等历史真实事件,均在剧中得以艺术化呈现,构建出烽火岁月中文化人坚守理想、以文救国的集体群像。

演员方面,冯绍峰饰演的夏衍睿智沉稳、信仰坚定,李晨塑造的李克农智勇双全、善于情报保卫工作,徐璐饰演的任素宁从柔弱学生成长为战地记者,王丽坤出演的中共地下党员安娥缜密沉着、胸怀大爱,王劲松诠释的郭沫若极具文化大家风范,张博饰演的田汉激情澎湃、富有号召力——一众演员精准把握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,形神兼备、演技交锋,共同奏响这部文化抗战的时代交响。此外,王乐君、郭广平、刘劲、于滨等演员的加盟出演,也为剧集增添更多看点。超强阵容共同再现那段文化精英云集、文艺创作喷薄的文化抗战峥嵘岁月。



乏善可陈的《轻于鸿毛》

□胡婷

宋佳、佟丽娅主演的电影《轻于鸿毛》正在热映,上映前很多人拿这部电影和宋佳、钟楚曦主演的电影《好东西》做比较,甚至有人抱着观看《好东西》的心态来观看这部电影,可是从整体观感看,前者显然对后者望尘莫及。

电影《轻于鸿毛》的核心故事围绕一个突然死去的男人展开。他的前妻李鱼和现任妻子沈飞鸿是两个原本生活没有交集的女人,因为处理他的后事和遗产纠纷而被迫相遇。两人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价值观,在争执、碰撞和磨合的过程中,她们不仅重新审视了与逝去男人的关系,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、困境和欲望。

影片第一个让人失望的点在于李鱼这个角色塑造上的用力和刻意,宋佳饰演的李鱼和她在《好东西》中饰演的王铁梅有着相似的特质,都是“大姐”类型的女人,要强、坚定,做事利落,她们既能与生活自如周旋,又能为身边的人带来明媚。但在李鱼身上,她

的一系列行为似乎有些过火,她解决冲突的思路是“一言不合就开干”,对着快递店老板开口大骂、在听证所强词夺理、恶趣味地捉弄沈飞鸿的前老板……尽管导演希望我们看到一个敢于维护自己权益的李鱼,又想在展现她温柔一面的时候留下反差的张力,但在表现上走向了极端,导致人物言行举止里充满蛮横和粗野。

《轻于鸿毛》在笑点的呈现上非常别扭与尴尬。导演本可从两位女主性格的碰撞、处境的反差或语言针锋相对等方面自然挖掘幽默感,但最终呈现在银幕上的笑点却乏善可陈。

电影着重表现的是女性之间的相处,但在后续的情节发展中,两位女性的遭遇,以及两人相识、和解的过程中,都可以看到丈夫的影子。尽管电影的发心在于呈现女性力量和女性互助,但最终没有达到海报和预告片制造出的轻盈预期。

在两位女性的友谊中,两者从最开始的“共生”关系,变成后来的“共荣”关系,两人不

再对房产、丈夫等事情产生纠纷,而是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,在相互帮助下各自变好,这样的结局是很理想化的,但在之前,两人关系模式是老套的。在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中,李鱼扮演的一直是拯救者的角色,她用非常硬气的状态洒脱地生活,于是李鱼将自己的行事逻辑教授给沈飞鸿,也用沈飞鸿前后心态、行为的改变来打造人物弧光,这体现了导演对于女性电影认知上的不足。

在后期制作上,大段的配乐和花哨的剪辑更是电影的一个重大减分项,让电影没有了扎根现实的质地,变得更加虚浮,也更杂乱。如果说电影《好东西》是对于都市女性当下生活方式的写照,现实的支撑让它的轻盈感有了易于接受的前提,《轻于鸿毛》则弥漫着各种人为设置的情节、工具性的人物、口号式的台词搭建起来的故作轻松的虚浮,它是不与现实接轨的,是表演出来的,于是人物的行为与反应被蒙上一层牵强附会的阴影,影响了实际观感。

(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)